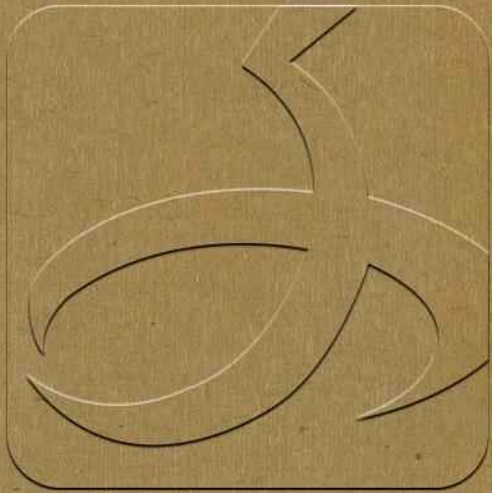




尚書要義

22.212366
2612
=6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尚書要義卷第十八

顧命康王之誥畢命

一 召畢為二伯率諸侯相康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

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歸終之命曰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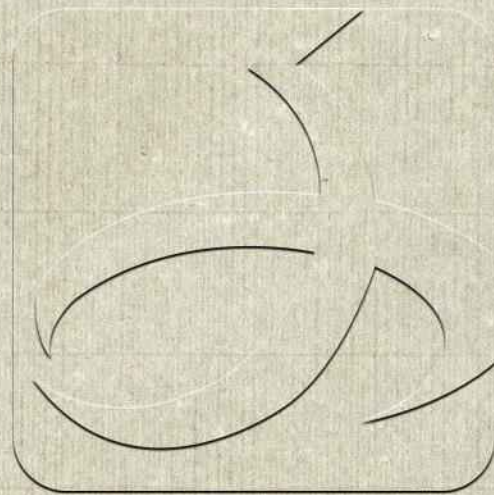
命

二 初以周召分陝周公薨畢公代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

長曰伯是職方鄭元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是

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



公羊漢
世之書
陝縣漢
宏農所
治

三

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卽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宏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

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卽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四

王洮頰冕服出命公卿及師氏聽之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乃同

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
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
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
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
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
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
長及諸御治事者

五成王崩年無文漢志卽位三十年

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厯志云成王卽位
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
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卽位三十年而崩此是
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
矣鄭元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
未知成王卽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
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
六日卽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
悅懌下云病日臻旣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

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泚類張本耳

六泚盥手類洗面憑玉几當衮冕

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泚類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澣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澣類是洗面知泚爲盥手言水謂泚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元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

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元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元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旣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屨屨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七召畢毛以三公領卿芮彤衛以國君入爲

卿

八
以左傳
康叔爲
司寇今
在五知

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

是六卿

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

九召師氏至御事蓋大夫皆召

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十出綴衣逆世子釗作冊度

茲既受命還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

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十一受命還謂還門內西方東面立位

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

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二十 綴衣黼辰之類廢牀反初生

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辰綴衣則綴衣是黼辰之類黼辰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綴之事鄭元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止

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辰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辰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辰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病疾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元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

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三十太子必在侍側更迎入所以殊之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解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

四

傳謂使

桓毛執

干戈於

呂伋索

虎賁

酉命士

禍內外嚴戒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五十狄設黼展綴衣象平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

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
喪用狄設黼屨綴衣狄下士屨屏風畫爲斧文
置戶牖閒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

六十一 太保伯相異文皆召公言冢宰發命

正義曰成王旣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
由發命知伯相卽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
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
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
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

七

孔以癸

酉命士

爲九日

鄭以死

之來日
數爲八

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
不知其所由也鄭元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
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
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
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

八十一 牖閒東西序西夾所敷席几凡四

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
白黑雜繪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
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

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
底蒨芊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
坐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
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
嚮敷重筍席立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
弱竹立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九陳寶書器輅象華國之事重顧命

越王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
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
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
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
謨皆歷代傳寶之肩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
允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
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和
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
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

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
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
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
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廿四坐皆三重席左右几諸侯惟右几

此牖閒之坐卽是周禮辰前之坐篔簹席之下重
二其次是縹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
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

無其事以辰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
非一種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
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
四坐皆左右几也鄭元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廿一鄭不見孔傳同謂篔簹席爲桃枝席

此篔簹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
席有次列成文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
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云
此下則云篔簹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篔簹席纖蒨

平席並不知其所據也

廿 文貝仍几謂餘泉之貝

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蜺餘泉之貝飾几也

廿 孔以豐爲莞席鄭云刮凍竹席

釋草云莞符籬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

之爲席也又云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元云豐席刮凍竹席

廿 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夾室

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

廿 筍竹萌筍竹之皮紛如綬

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
爲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
鄭元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
綬一物大小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
注云以元組爲之

坤二序列玉五重序旁有王之坐

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
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
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

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
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
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坤繫辭言河圖孔劉皆有是說

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
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
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
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
宏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
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
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
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非寶故云河
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

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
二物亦應無別意也

八廿

允舞衣中法大貝如車渠鼗大鼓

以夏有允侯知允是國名也允是前代之國舞
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
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
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
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
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

八尺謂之鼗鼓舞樂云大鼓謂之鼗此鼓必有
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
傳寶之

卅鄭以鎬京宮室同諸侯有左右房

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
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
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
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
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
有南向
西夾室
三

坐東夾
無直陳
夾室之

前

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
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
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卅垂舜共工知兌和古之巧人

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
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卽不足可
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
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
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

卅 孔以四輅玉金象木鄭謂主朝祀不陳象

革木

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為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王肅皆

因典

實為

輅

卅

左塾門

內之西

右塾門

內之東

卅

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為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

卅

陳器物皆以西為上王殯在西序

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

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

執兵宿衛之人先東後西以王在東

庚

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辰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元亦云陳寶者方

亦有出輅之禮

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

卅

弁為士冕皆大夫皆執兵立堂下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二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凡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凡上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

正義堂廉曰凡相傳為然所立

在堂下
近於堂
稜

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
上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
立階上

卅

總敘立者從外向內敘堂上從近向遠

據鄭說
路寢南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
七兵立于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
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
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

有三階
此不見
中階

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
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
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
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
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元云南面三三面各二
鄭元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
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
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元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
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

兵衛之

四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服雀弁

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也鄭元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四惟戈多有惠劉鉞戣瞿銳古今異

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

劉與鉞相對故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元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卽今之句予戟劉蓋今鑣斧鉞太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

四鄭云序內半以前曰堂孔意垂堂之遠地

鄭元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

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
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
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
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
也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並立故傳以爲
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
側猶特也

四

王及羣臣皆吉服太史御王冊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
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公
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
元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
纁也太宗上宗卽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階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
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
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

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太史特冊書願命進康
王故同階

四麻冕蓋袞冕吉服於此正王之尊

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
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
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
酒祭王且袞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
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卽助
祭之冕矣袞鄭元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

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
色黼黼有文故特取爲文

五卿士邦君變袞太保太史純吉

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虬蜉蟲也
此蟲色黑知蟻裳色元以色元如蟻故以蟻名
之禮祭服皆元衣纁裳此獨云元裳者卿士邦
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
常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
也

四彤裳卽纁裳常祭服

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支上宗一人卽宗伯之卿也

四禮於奠爵無同玉人有執冒四寸

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

在手中故不能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元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

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

四 太保上宗由阼階躋由便且卑

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元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

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四 上宗卽太宗宗伯之長

鄭元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五 王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於殯西南讀策

訓御爲進太史特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

同升西階鄭元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
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
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
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
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
策書顧命

一五言末命以感動康王嗣訓以訓戒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
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

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
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

一五卞爲法無正訓

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
循之明所循者法也

一五王受同瑁宿祭咤饗太保受同祭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
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
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上宗曰

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
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
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
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佐大宗伯大宗供王宗人
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尊所受命大保受同祭噦太保既拜而祭既祭
受福噦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噦互
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居其所授宗

人同拜白戒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太保降
收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四五釋上文受授拜饗收徹之節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
太史於樞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
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
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
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
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

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
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啗然後酌福酒以授王
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臍
至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
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
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玉柩云已
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
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
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太保曰饗福酒

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臍至齒興再拜訖於
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
答拜拜柩敬所白玉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
於是收徹器物

五宿卽蕭咤爲奠爵鄭以蕭咤爲前卻

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
鄭元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
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
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

一 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卽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坐也每一酌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旣祭必當奠爵旣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元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與

孔異也

六五

祭以變爲敬故太保洗異同酢祭

七 祭祀飲酒之禮爵皆在
上宗讚王以饗福酒也卽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酒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旣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

八五

王言饗太保言嘑互相備

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嚙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嚙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嚙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嚙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加殯之所處故曰廟廟門謂路寢門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

六既尸天子告諸侯求匡弼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遂誥諸

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
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

六召畢率東西諸侯執壤奠王答拜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
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
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
馬朱鬣以爲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

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
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
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六畢公代周公爲東伯以召領冢宰先西方
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
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
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
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

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三 諸侯來朝遇喪因見新王

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卽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

四 諸侯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答拜之意也康王

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五 太宰以下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家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奕

文武誕

受羨若

言大受

天道而
順之

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
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
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六 羨聲近猷故訓道

羨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羨道也文武所
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
起於西土故也

八 康王報誥羣臣以文武君聖臣良故得天

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

之曰眾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
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
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
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
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
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
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
下

答諸侯曰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

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七羣公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脫去

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元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七命畢公分別居里成東周郊境

康王命作冊畢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七康十二年自鎬至豐命畢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卽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

七漢初不得此篇有得其年月者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

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

毗畢公代爲東伯王以周公恣殷告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

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
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
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忠殷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或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
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
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
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

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
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
善則民無所勸慕

禮

畢公佐文武成康四世祇師言勤小物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祇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
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禮

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故曰紀

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

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
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
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
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

七克勤小物大事必能勤

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
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
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
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

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
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
之

八表宅里猶今表門閭殊井疆猶今擯出

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
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褒賞之病其爲
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
恣之揚其善聲告之疏遠使聞知之先王制之

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
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
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
猶今下民有大罪遇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
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九七 申畫郊圻謹固封守京師安則四海安

雖舉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
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
爲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

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固設守備
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
海安矣

九八 安危惟殷士以周公君陳勉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
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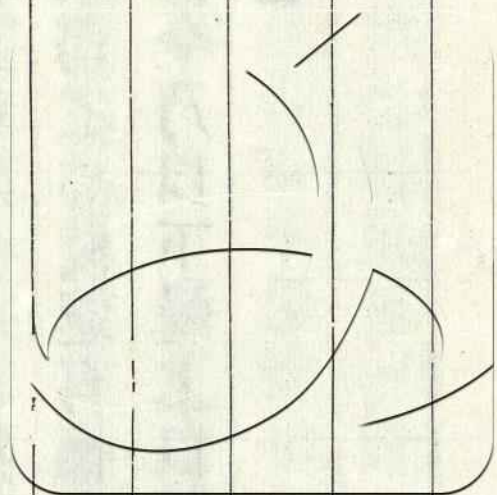
傳書長壽卷十八
三
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一八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眾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誇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

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世有祿位財多世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八



尚書要義卷第十九

君牙問命呂刑太

一君牙為大司徒父祖功紀太常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
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
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
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
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
旗畫日月曰太常

二 祁寒暑雨祁訓大

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罔命

三 太僕正謂太御中大夫

穆王命伯罔爲周太僕正伯罔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罔命罔命以罔見命名篇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

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

故以太御爲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四關

五太僕正簡僚無以巧令佞倂

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佞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

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佞辟者前卻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

六后之德不德皆由僕臣正諛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七無昵于儉人無貨其吉

呂刑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八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贖刑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

刑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

又一節見後

九 未有甫追稱甫既有甫仍稱呂

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
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
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
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
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
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
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
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

衰呂卽甫也

十穆王卽位之年遷紀與孔傳異

穆王卽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
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
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
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者皆
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卽位過四十者不
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
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

七

此享國

百年從

生年數

與無逸

異

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者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十孔以九黎蚩尤爲一與諸說異

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

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尙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元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三

爲鳴梟之義矯稱上命若固有之

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殺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鳴梟是鳴類鄭元云盜賊狀如鳴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鳴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

四

作五虐之刑曰法自謂得法

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

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也

五三苗凡三爲惡鄭爲苗爲黎後與孔異

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元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

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六十苗民自謂德刑者非馨香乃腥臭

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喻惡也

廿堯已絕苗而末年又竄苗禮不滅國

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卽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卅堯絕地天通清問下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卽羲黎卽和

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九以民神不雜釋絕地天通楚語文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坐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

和欽若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
此知重卽羲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
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
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
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
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
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
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
之義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

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土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

十 鄭以命重黎爲顓頊皇帝清問以下爲堯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元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

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十一 堯命三后恤功皋陶制刑教祇德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

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也

廿三后當禹先稷次今伯夷禮爲急

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

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官制刑先言用禮

三典獄乃天牧當監伯夷懲苗民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重任是汝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

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四言父兄弟子孫舉同姓包異姓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五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

謙而不自恃也

廿六

兩造五辭五刑五罰五過五疵五疑

疏在後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常同官位或詐反囚

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廿七

五辟疑赦各入罰不降

墨辟疑赦其罰百緩閱實其罪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緩緩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

爰

別言五
罰之屬
合言刑
屬三千
互見

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緩刑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則足曰荆倍差謂倍之又半
為五百緩宮辟疑赦其罰六百緩閱實其罪宮
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
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緩閱
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相其

義以相備

以兩造入五辭應五刑疑則五罰無疑則

入過

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
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
兩人而已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辟更復簡練
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
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覆審囚證之辭不
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

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
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
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卽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
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
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
者皆爲疑罪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
簡核無復疑辭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
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
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

刑罰不
言疵五
過以赦
疵言疵

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
五者之過皆可原也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
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
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
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
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
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
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
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

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
囚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
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
枉可知

一冊五過之疵惟出罪而并言入猶今律出入

同罪

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
罪與犯法者同惟出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
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

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也

二冊惟貌有稽即周禮五聽

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
聽也鄭元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
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
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
不直則眊然

三冊唐虞以來有五刑漢文始除肉刑

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

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鄭元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

卅 緩之輕重諸儒小異

六兩曰緩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銚馬融云銚量名當與呂刑緩同俗儒云銚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元云緩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

鈞十鈞爲緩緩重六兩太半兩緩銚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緩二緩四鈞而當一斤然則緩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緩爲銚如鄭元之言一緩之重大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

卅 傳或言黃金或黃鐵皆銅

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

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
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
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 詳見舜典

六卅漢惟除墨劓刑隋始除宮刑婦人猶閉

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
爲淫刑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
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
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
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

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
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

七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故刑罰同屬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
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
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
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
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
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

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卅一 一罪當二條適輕二罪俱發適重

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

卅

世輕世

重視世

所宜權

而行之

之

卅四 劉君以為適輕適重皆一人有二罪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贓輕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

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云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卽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

四 哀敬胥占審克輸字備刑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人

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以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行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字輸而字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鞠劾之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四 此言明啟刑書左傳不爲刑辟各一義

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

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
當其罪今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
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
庶幾必待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
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
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
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
義不相違

三四 其刑上備若今申省并兩刑謂輕重具上
之

漢世問罪謂之鞠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鞠劾文
辭也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
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
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具上之使王知
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
之

器

漢世問

罪爲鞠

斷獄爲

劾

四 人君配天治民當明清于單辭 又見下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特難聽故言之

六四無或私家于獄辭獄貨非寶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

七四伯爲官長族爲同姓姓爲異姓

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卽諸侯也襄十二年老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

八四單辭一人獨言兩辭一虛一實

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

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

四 私家謂典獄受貨

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

五 府聚罪辜之事則報以眾尤

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眾人見罪也眾人見罪也多天必報以禍罰

五 德于民之中屬于五極嘉師祥刑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五訓夏贖與刑非周禮所謂金罰

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
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
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又似不得贖罪贖必
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
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
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
雖三千
重多此
百輕少
刑各五
周禮五

輕多重
少

數乃多於周禮而言夏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
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荆
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
變周從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
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
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
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以
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
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

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爲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爲此故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九

尚書要義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一 晉文侯迎立平王賜柅鬯圭瓚

平王錫晉文侯柅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旣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柅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

書命之

二呼父義和親而字之

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元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三〇闕

四再稱字親之不名尊之

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旣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它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白名朋友之交白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五遣文侯歸國賚秬鬯弓矢乘馬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六 賜秬鬯當徧告宗廟

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

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元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

七 鄭以彤旅爲周禮唐大孔亦當然

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

費誓

魯以戎
備秦以

九

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八魯居曲阜徐戎並起為寇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寇為寇於魯故東郊不開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眾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

悔過得
列帝王
之後

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

十記云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孔謂監七百里

諸侯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

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卽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友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

一 戎夷錯居中國至秦始皇逐出

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

廿

經典惟甲冑秦後始有鎧鍪金爲之

敕甲冑

穿治之

敵干猶

繫楯紛

此注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
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
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
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
名也甲冑爲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
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理
之干是楯也敵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
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

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敵猶繫也王
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
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
善也

杜獲斂穿猶今律坑穿有禁

穿以穿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獲亦設於穿中
但穿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室斂之皆閉塞之
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
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

拾遺要記卷二十一
九
捨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
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
也穿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
閉塞之

五 馬牛風臣妾逃勿越逐祇復之

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
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
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
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

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僖四年左傳
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
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
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
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
求逐之

六 古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
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起徒從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

文

守四面
當四郊
四遂今
言三除
東郊

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

九十 甲戌至日即築如距堙之屬

東坡
言三刻
四刻
當四刻
言四刻

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
至日卽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
築土爲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
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
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
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
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

十一 不供楨榦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
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
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
隸亦不殺之鄭元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
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
隸春橐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
隸女子入於春橐鄭元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
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輸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
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

秦誓

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一世 秦自崤關伐鄭晉以不假道伐而敗之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
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
其三帥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
過作誓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正義曰左傳
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
說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
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
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
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
杜預云穀在宏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
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
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
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
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

○闕
廿二

三世 古謀人若蹇叔等今謀人若杞子之類

未就子
忌傳云
未成我
欲反忌
之

雷

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
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
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
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
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
蓋謂杞子之類

丑

春秋書晉人敗秦師晉諱背喪告畧

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
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

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
而云大夫將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
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
用兵故告辭畧也

丑

用順道則多盤言爲善最樂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注言民之行已
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正
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
福有福則身樂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

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

東平王傳卷二十一

尚書要義卷第二十

